



16th
New Concept

盛开
第十六届全国新概念
获奖者作文范本

随书赠送《最小小说》御用著名插画师 年年 精美海报

Winners sample composition

万达 主编

SIXTEENTH
SESSION
NEW
CONCEPT

方达 主编

盛开
Bloom

第十六届全国新概念 获奖者作文范本

B卷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第十六届全国新概念获奖者作文范本. B卷 / 方达主编. — 武汉:
湖北教育出版社, 2014. 3
(盛开)

ISBN 978-7-5351-9706-1

I. ①第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
IV. ①I21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33018号

出版发行 湖北教育出版社

邮政编码 430015 电 话 027—83619605

地 址 武汉市青年路277号

网 址 <http://www.hbedup.com>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 17.5

字 数 250千字

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

印 次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51-9706-1

定 价 29.80元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CONTENTS

勿忘·请指引我靠近你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002 | 夜空中最明亮的星，请指引我靠近你 | 姜羽桐 |
| 017 | 召唤神龙 | 张恒立 |
| 030 | 这一场路途——上海纪行 | 张子墨 |
| 037 | 忆 | 潘嘉敏 |
| 043 | 第十六届新概念纪行——奥德修纪 | 孙凝翔 |



迷鹿·阳光的味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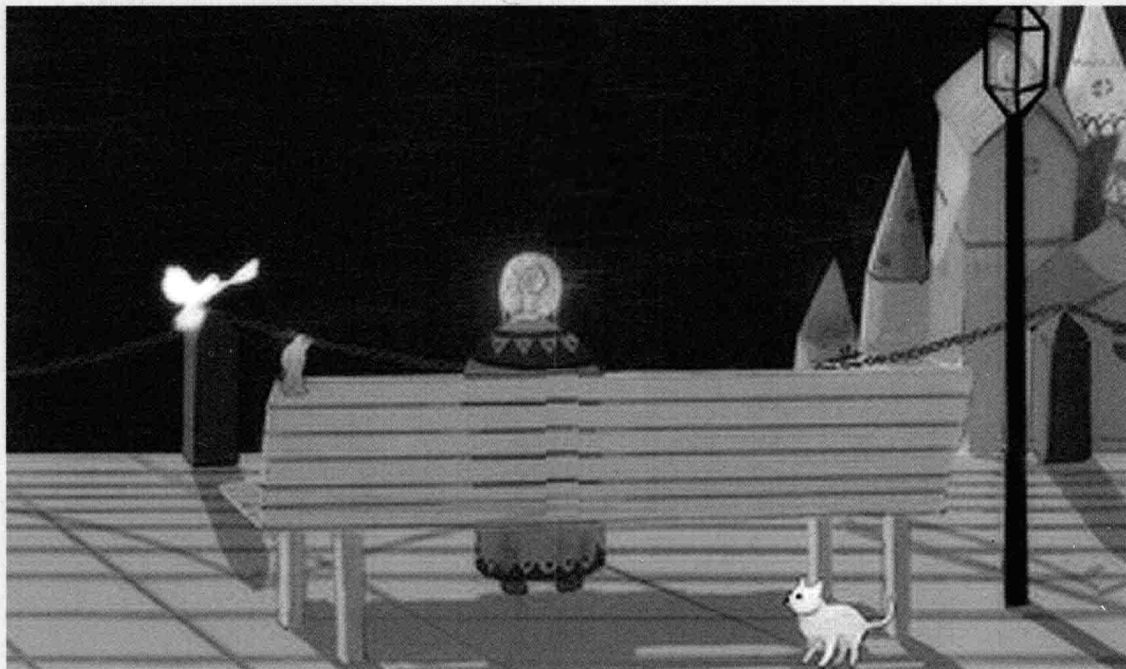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058 | 一个人的屋檐下 | 徐岳林 |
| 061 | 乡沫好时光 | 毛凌雁 |
| 069 | 蝉鸣少年之恋桃镇 | 王宇昆 |
| 077 | 鲜花之地 | 张雁南 |

无暇·白日出没的月球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084 | 白日出没的月球 | 王宇昆 |
| 090 | 万水千山 | 许畅 |
| 096 | The truth that you leave | 郭书琴 |
| 102 | 想念 | 林浩文 |
| 107 | 晚安曲 | 不日远游 |

你好·过去为何总在手上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|-----|
| 114 | 锦鲤抄 | 王怡婕 |
| 124 | 肖肖·肖肖 | 邱墨奇 |
| 134 | 村居 | 郑冰秋 |
| 141 | 爱花与惜草 | 谢金辉 |
| 151 | 千面妆 | 林丽茹 |



暖风·流浪的印痕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|-----|
| 168 | 我叔 | 黄焯 |
| 178 | 清酒 | 刘坤 |
| 184 | 太阳照常升起 | 胡子亮 |
| 190 | 盖世英雄 | 项若诗 |
| 195 | 水流长 | 岳飞雨 |

浅唱·用一场旅行忘记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204 | 用一场旅行忘记 | 吕梦婷 |
| 216 | 不夜城 | 米天逸 |
| 230 | 林森的爱情故事 | 朱聿欣 |
| 239 | 明年今日 | 黄萍 |
| 251 | 玫瑰色的你 | 潘云贵 |

PART1 }

勿忘 ·

请指引我靠近你 _____

夜 空 中 最 明 亮 的 星，
请 指 引 我 靠 近 你

文 / 姜羽桐

笔名：权当废话、忘川、红色鲤；曾用名：姜磊。生于1994年10月，天秤座男生。“独善其身”的一介白衣书生，古道西风瘦马是一个书生最好的宿命。喜欢窝在被子里偷偷地看《圣斗士》，狂热崇拜《教父》。总是坚信唯有真实的、符合人性的文章，才是这个世界上最不朽的篇章。第十四、十五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，第十六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。

当初的我是多么快乐
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

凌晨和我讲这句你最喜欢的歌词，不是“请把我埋在/在这春天里”这样略带伤感的句子，我们都不是太矫情的人。丢丢，你昨天哭了两次，今天凌晨两点哭了一次。我不是个很会戳泪点的人，潦草的尾巴很让人伤感。你走了以后，我睡了醒，醒了睡，所以你和我讲的那些故事、那些人、那些话我都记不大清了。我站在深夜里空荡荡的没有人的街上送你，我的手还没有摇完放下，出租车就着急地开走了。

我跟着走了几步后，就认命地回去了。

倪丢丢，恒立，慧草，丁丁，你们四个走得都很潇洒，一句操蛋煽情的话都没有讲，让我很释然；可也就是慧草好像揉了揉眼睛，我听见你声音沙哑了些。因为沮丧我们地铁坐反了方向，开去了浦东国际机场。没有你帮我按那个冰冷无趣的机器，我也能慢慢摸回静安寺。静安寺的上空有三只金色的大狮子总那样看我，都第三年了。

我见到上海的第一眼，好像就是这样，只是今年寺门外的老乞丐不见了。

1.

妈妈陪我来了两次上海，都是因为新概念。第十四届的时候，我认真写了一篇叫《狗命》的故事，投给了《萌芽》。发表的时候我抱着妈妈要哭，杂志社给我的三百五十块稿费零零碎碎不知道用到哪儿去了。2012年初，我和妈妈到了上海。东台是个小地方，在上海的繁华与从容之间很容易自卑起来，我连地铁怎么坐都不晓得，公交都是一路问过去的。

那年冬天在考场里，我写了一篇烂到家的抒情应试文。离开巨鹿700号的时候，我自我感觉还特好，得意扬扬的样子现在想到就羞愧。一直下雨，妈妈陪我出去寻找小城市里没有卖的书。因为避讳出远门带伞不吉利，我们被淋湿了衣服，弄湿了鞋子，到底还是一无所获。

我得了二等奖。我那时候把韩寒当作偶像，以为成名赚钱是件很容易的事情，一夜暴富也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对于我所做的事情，要跋涉的远途，只怕是到现在都不太清楚吧。这样的心态得了二等自然不开心，阴沉着脸。妈妈却很开心，回来的路上她有些虚荣地和同车的人讲这事儿，还把我的证书抽出来给别人看。我瞥见了获奖证书的封面，恨透了妈妈的虚荣。

现在明白妈妈那不是虚荣，在她那儿全是骄傲吧。

我这个做儿子的一路混账，打架恶作剧，因为撒谎被爸爸在学校门口抽了一巴掌。妈妈为我操过的心我从来不懂，她为我请过的老师有多少我记不得了，只是每个老师几乎都在她那儿说过我的不是。初一时打架，把同桌眼眶打到撕裂，缝了八针。爸爸冲我发火，再也不想管我。妈妈依然埋头为她的儿子洗衣做饭，不曾对我有过太多抱怨。

我早恋喜欢朱婷，因为喜欢她而写小说。妈妈是不知道我的这些小心思小幼稚的，她捧着从前拿过的奖状逢人便夸奖她儿子的好。那么多的不是，只要我肯回头，她都会义无反顾地相信我。我姨妈说我打游戏，舅舅说我玩野了，全世界的人都笑我异想天开，真正爱我支持我的人，傻得有些好笑。坚信我的人除了妈妈还有谁呢？

我不可能不去爱她，不可能不对我的妈妈感激涕零。

我再怎么灰头土脸地回来，妈妈都舍不得给我一句责备。

我用了三年时间，大多是为了不给自己留下遗憾，少有想到是为了妈妈。

你看你看，做儿子的都这么自私。

2.

我长到二十岁的年纪，终于一个人背着包跑到上海来了。1月25日早晨，出门前，妈妈叮嘱我要带全行李，我不耐烦地跑下楼了。爸爸把我送到车站，他要给我买早点，我却迫不及待地让他回去了。我是那么渴望一场只有自己的旅途，至于父母如何担心就不在我考虑的范畴了。

我和之歌讲只怕又是三届二等，要给她全程直播。想起这货曾经因为给我寄

信误了火车，是她大条还是我太刁蛮，都不好说了。我第十四届参赛文刊登在《萌芽》七月下半刊，之歌就是用那本报名表参赛的，也进去了。我们早该相识，各自的矜持害羞高贵冷艳使我们一次次擦肩而过，到如今我们不是已经相熟快两年了吗？

你是第几次说我一等了，之歌？

我到汉庭前给倪丢丢打了电话，她居然吃惊我中性的嗓音，我的名字果真那么女性化吗？文娇是蹲在台球桌下面的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可就一双眼睛，我就能把她瞧出来。她像一只大袋鼠一样欢蹦着跳过来捏我的脸，和去年一样的动作，下手干净利落。去年是一身薄薄的白色衬衫、一双宾馆的凉拖，今年又是一派藏风了。很喜欢第十五届时你取的名字——潮湿的桥，是我认为最好听的形容。

我身上只带了四百块现金，四处寻找便宜的餐馆，简单打发了肚子。第一餐是九块钱的牛肉蛋炒饭，太油腻，吃完就觉得有些反胃，果然像文娇说的那样胃病是富贵病。我沿着马路牙子走，过一个红绿灯抬头看一下路牌，感觉是在绕着一块一块方格子走路。一年不见，这里变化很大，不知是错觉还是怎样，路口似乎宽敞了许多。

之后我和恒立跑到地铁一号线接丢丢。我们俩趴在地铁出口的石围墙上，他似乎点了烟，说起伟大的作家都是偏执狂神经病一样的家伙。他是要考上戏的，几番周折还是站在了第十六届的面前，和去年见他时没有太大区别。愤世嫉俗、不肯妥协大概是他和我的最大区别，我觉得我有些老了，早过了仗剑天涯的年纪。只是恒立，有些时候先入为主地下定义，不见得是多对的事情，我要你考进上戏，成为了不起的文人。

我们讨论今年散文和小说哪个更讨巧，你的《泞村》让我喜欢，一度有些自

愧不如。再加上随后而来的丢丢姐，你们俩简直就是开中国乡土文学之风，一个教父、一个教母，这是坑爹二人组啊。你说是吧，丢丢姐，海底捞君？我以为我是要写散文的，可是我终究在第二天选择了小说，现在看来，这个决定倒不是很糟糕。

然后倪丢丢和丁丁就高贵冷艳地拎着包包出现了。

丁丁从来都是话最少的小姑娘，到了最后你居然也开始调戏起我来了。骗我写了八张纸议论文的姑娘，跟在草草后面喊我姜老师，拿了一等死活不肯请吃饭的家伙（和恒立有得一拼呢）。南通的小学霸，以学霸之名！哈哈。

丢丢，你其实才十六岁，是吧？

装萌的话出门左拐幼儿园就是。

3.

第十六届复赛题目：

①一个人走向大河边，一条船从对面的芦苇丛中荡出……（据此，或以《水浒传》体，或以《红楼梦》体，或以《西游记》体，或以鲁迅体，或以沈从文体，或以张爱玲体进行创作。）

②第十三个星座。

进考场之前，恒立要补办参赛证。他倚在墙角冲我说：“一等！”我对他点头：“你也是。”

等我又折返回去递交协议书、合同书的时候，他还在那儿等着。我忽然有些紧张他，我知道这可能对他很重要。一步之遥可能就是完全改变了。我轻轻地又对他说了一遍：“一等。”

我在303考场，是《萌芽》编辑吕正老师监考的，去年是孟文玉老师监考。说是监考，其实气氛很轻松，我因为是第三次参赛的缘故，有些漫不经心的样子。

这样的教室每年都会坐一次，这样的写文每年都会有一次，窗外是天空，飘着我们捉摸不透的云。

我几乎第一时间就决定了要写什么。见到张爱玲，忽然就想到了她学生时代的作品《霸王别姬》，而恰恰是一条乌江杀死了虞姬，各种默契让我轻笑起来。我用一小时列了提纲，民国时代的故事，三两伏笔构成一个故事，不是很得意，只是觉得可能不会很糟糕的样子。三小时其实很快，写到最后，手已经握不住笔了，又冷又涩，人坐那儿发抖。等我交卷的时候，只剩五分钟。

倪丢丢和丁丁已经在外面了。我开了关机的手机，邓佳婷小姑娘发了条消息：凭我的直觉，你是第一个题目。一时间被她戳中，比赛前一直被她祝福，被我各种冷落打击，顽强得跟一只打不死的小蟑螂似的，整天张牙舞爪地在我面前晃荡。在有些微冷的下午四点，收到她这样暖心的消息，也宽慰了许多。我喜欢张爱玲那么多年，她的书我大多读过，也许就是巧合吧，让我恰好遇见这样一个题目。

在我、倪丢丢还有丁丁大神讨论题意的時候，一个身材高挑、长发及肩的姑娘走到我身后，连着喊了两声：“姜老师，姜老师。”等到第三声的时候，我忽然意识到她在叫我。张慧草，从此姜老师这个绰号就被你喊开了。我忽然觉得你们就是来制造各种黑历史的。去年我们就认识了，那时候你还很介意别人叫你的名字，我总是把你的笔名蝶吟扭曲了叫，你甚至一度把我拉黑，想来你也是要报复我的，对吧？你告诉我你很喜欢《红楼梦》，到了很痴迷的地步，可惜这次没有写《红楼梦》体。

等到现在，也许你已经后悔了好多番，自己放弃了那个题目。

遇见一个与自己如此契合的题目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啊。

我是一个人走来的，也是一个人走回去的。

在天桥上的时候，想起去年潘云贵的话：“好像时间静止了一样。”

可惜啊，这时间是加倍在赶的，我们被生拉硬拽着往远处飘。

4.

在福州路，各种书店夹杂其中，慧草执意要去找她心仪的小书店，她确信能够淘到好书。在上海书城外，丢丢和丁丁一起，我和慧草继续找书店。我不止一次感叹阳光真好，其实也就是昨天的事情，今天已经觉得很遥远了，仿佛从昨天到今天的这几十小时都在认真地过，以至于感觉好像过了很久的样子。

在一家低价处理图书的书店门外，我们蹲在那儿翻明信片，慧草一边翻一边说要给她的小伙伴们带一些，于是她买了整整十本明信片。我看中了徐渭风格的，后来上面签着广州市作协会员张恒立，还有南京某报社编辑倪丢丢的名字，顿时觉得含金量上去几个档次不止。

是缘分吧，冥冥之中我笃定会有不寻常的遭遇。

在下一家书店，我和慧草都碰见了各自心仪的小说。兜兜转转好几圈，她感慨《萌芽》五十周年精品集上的文章该有多牛啊。我回头再找时，已然没有了。我在书店看见一本诺贝尔文学奖文集，用手机拍下来发给之歌，问她我有戏吗。之歌直接对我说如果我有背景的话，还凑合，我没戏。哈，好直白的家伙。之歌和我说起艾丽丝·门罗，夸赞她的短篇小说很棒，我倒是看见过，只是一时还没有太多精力去消化。该死的大学消磨掉了太多的精力和时间，操蛋的大学，该死的大学，我讨厌你呢。

我挑了五本书，都是比较冷门的小说。

本来已经跟着出门了，慧草又停了下来盯着书架上的一本书看。我看过去的时候居然看见了张爱玲的《小团圆》，而且是十月文艺版本的，我在各个城市都会找，可能是这本书有争议的缘故，一直没有碰到。忽然觉得自己好幸运，又忽然好感激慧草。上海、张爱玲、《小团圆》《霸王别姬》，似乎冥冥中注定要让

我的梦想丰满一次，似乎注定要让我幸运一回，我觉得自己是个好幸运的人。

没有赶上和丢丢会合，在一家咖喱店吃了午饭，喜欢那个又大又肥的蘑菇，好鲜好嫩。慧草说去年也是在这家店吃的，今年也是，好像是在刻意找一种记忆一样。我们肆无忌惮地谈论小说与散文，《红楼梦》与四大名著，红学与红学家，邻座的一个中年男子就像看傻子一样瞧我们。也许觉得我们在装逼，或者装文艺，其实我们在装青春，一种快要用光了的青春。

丢丢在南京路上和丁丁分享了一只炸鸡，我能想出这俩人的德行。

我们在赶去青松城大酒店的路上，接到丢丢的电话，名单出来了。

我把名单反复看了三遍，没有慧草的名字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她开玩笑说要么是好事多磨，要么是祸不单行。

5.

第十四届的时候，有个老人慢慢地走上台，慢条斯理地讲了一段很恳切的话。他的眼睛里都是血丝，慧草说他是个很隽秀的老人，其实不老，那年他六十五岁。

第十五届的时候，上海市宣传部主任说他身体不舒服，住院了，提议我们一起祝福他。我很认真地在心里默默祝福他。因为我记得他佝偻着身子从我身边走过时，我有心疼的记忆。

今年他已经不在了。没有人提及他，还有多少人会记起他？我不能去看放在我博客里的他的照片，每次都是辛酸到几欲泪下。他是真的改变了我，甚至后来。

“我宁愿所有的痛苦都埋在心里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。”

2013年3月31日，赵长天先生病逝于上海。这是百度百科上的信息。

我们都喊他赵老师，亲切。

6.

恒立和我，还有丁丁拿了一等奖。恒立拿到上戏自招资格，丁丁拿到复旦自招资格。

丁丁说她是冲着北大来的，我这个学渣跑路了。

慧草啊，想哭就哭，为什么要跑到厕所呢？我们都看见你回来时眼眶红红的。一直都想安慰你来着，但是想想去年的自己，让你自己一个人去想通了就好了。没关系，明年继续啊，有我这样的渣渣做铺垫，不会再差的。你说不是吗？

文娇抽着烟，蹲在地上和我们讲：“好多人都走了。”我回头一看，已经没多少人还在劲松厅了，这里只剩下往届的几个老人了，每年最冷清的时候到了。热闹跑了，像一杯烧开水倒在冰块上。我们坐在地板上等恒立自招出来，时间一点点溜走，声音都清晰可闻。

这其中，我给之歌打了三个电话，都没通。

我急迫地要告诉你我拿了一等，可是总是不通。后来在出地铁口的时候，你的电话来了。我踏上一步台阶，静安寺附近的太阳正好照上来。“喂，之歌，我一等了。”

“桐桐，我就知道你可以！”你是怎样在深圳说出这句话的，我大致能想到，张牙舞爪的一副姿态不差多少。我告诉你恒立也是一等，你又有些得意，可是你的字太不好看了，一点也没我秀气呢。我大概是吃了蝶吟的苹果才得了一等的呢。

晚上是恒立请吃的火锅，大家愣是没弄明白“树人”这个词。关于煲鸡公和火锅好像也起了争论，各地不太一样，就像长这么大居然第一次知道四川斗地主的玩法。丁丁似乎喊老师上瘾了，在之后的群里面被果断黑了。她问我去南通玩

吗，我说有好玩的吗，她说没有。忽然就冷场了，现在想起来好好玩的。想起两天前还是个不太说话的姑娘，这要走的时候已经很皮了。丁丁是最洒脱的，行李一拿就跑了，我只看见她那头乌黑头发了，以及匆匆消失在暮色中的背影。

慧草低着声音说：“你到时候送我去机场吧。”

我说：“好。”

7.

离开火锅店，我特意转身和张恒立说了一声，如果明年他不来的话，也许以后很难见了。我很珍惜一些人，虽然难免走散弄丢，还是要去挽留。后来他去浦东机场的时候，我在地铁上往回赶，果然没来得及。

写在这儿，很难受，硬生生去回忆关于昨天的全部分别，而且好些人很难再见。

和慧草坐地铁去虹桥机场，她这一天的工夫终于教会了我坐地铁。聊过去年“图书馆的猫”那个题目，她说特别羡慕黄颂格的那篇，很惊异他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写出来。大学里的各种烦恼纠结，好像也不只是我一个人有，她也是有的。聊了那么久，就像复赛完那天坐在房里说了那么久的文学，始终没有尽头，多想这车不到终点。

事实上，我们坐反了。去虹桥机场的，反方向往浦东国际机场。急急忙忙倒腾换车，不禁笑自己的荒唐。你说，我们不如直接去浦东算了，从浦东坐飞机到虹桥也一样。我一下子蒙了，上海果然是高大上的城市啊，自家的两个机场还能互相飞。

八点不到的时候，眼见你进了检票口，你声音哽了一下，眼睛也红了。我装没看到，急急转身。

“慧草，我们从十五届到十六届，这么多人里认识多么不容易。”我说，“咱不哭。”

你给我回了信息：“别坐反了地铁。”我已经站在地铁里，忽然就笑了，可这其中多少酸楚。

我和恒立讲一路顺风，他告诉我飞机顺风飞不了。我站在地铁里第二次笑了。

至此，丁丁、慧草，还有恒立都离开了。

我坐地铁二号线返回去，爬上出口的时候，第一眼又是那三只狮子。

在这里接，在这里别。好巧啊！

8.

丢丢是凌晨四点南站的火车，退了房，在我房间里聊天。慧草留下的烟台苹果，丁丁的薯片，丢丢的山楂，还有我的栗子，就这样打发时间。我从常州带到东台，从东台带到上海，又从上海带回东台的雀巢咖啡也躺在窗台上安静着。

开了手机QQ，把消息告诉身边亲近的几个朋友，看到邓佳婷姑娘发来的消息。先是祝福，然后是挖苦，接下来是诅咒，再然后是无奈的嘀咕，我能想象出这姑娘是怎样的抓狂与纠结，索性明天再理她。然而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她等到了凌晨两点才睡。我渐渐明白，有些时候，忽略了别人其实是挺残忍的。很幸运有这样一个人，支持我，和我分享快乐。

不曾告诉妈妈一等的事情，还撒谎说是二等。我要把奖杯和证书带回去，亲眼瞧见妈妈的欢喜，事实上，妈妈看见后都要哭了，她是真的为我高兴。想起我离家时候的决绝，内疚又有了几分。我在憋着，把这份惊喜憋到家。

打电话给高中王小峰老师，他很开心。程韶荣老师也在，一并祝福了我。老